

李泽厚 著

美的历程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美的历程

● 李泽厚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0 号

责任编辑：黄德志
责任校对：徐幼玲
封面设计：毛国宣
版式设计：陈刚

美的历程

Měi de lìchéng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新华书店 发行
北京太阳宫印刷厂 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625印张 150千字
1989年11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2次印刷
印数 10001-20 000册
ISBN 7-5004-0521-9·B·105 定价：3.80元

美学丛书序

写完了《美学译文丛书序》后再写这个丛书序，颇感踟蹰。老实说，真正近代形态的美学输进中国并没多久，研究力量和经验都单薄，对这门学科的掌握水平还不高，加上十来年的停顿和倒退，哪有可能出一套论丛呢？我不赞成凭空构造庞大体系，而具体的实证研究至今还很少人作……。

怎么办呢？也不能光出翻译书而没有写作成果。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就在目前的状况下，先试着出一些著作吧。字数可多可少，范围尽量广泛，性质、题目、体裁不拘一格，中国外国咸宜，介绍、论说均可，或专题、或综合，或重资料，或谈观点，或理论评述，或文艺欣赏，或高头讲章，或论文汇集。水平不求多高，只要言之有物、实而不空就好。而文责自负，编者不问。但愿它们作为前驱先路，创榛辟莽，从各方面、通过各种方式，为我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研究积砖累瓦，并从而为开创一条走向灿烂未来的广阔通道，为在美学领域里树立起脚踏实地的好学风，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是所望焉。谨序。

李泽厚 1980年12月于北京

出版说明

李泽厚同志所著《美的历程》，1981年3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1982年2月重印。现经作者征得文物出版社同意收入他主编的美学丛书，转交我社重版。

这次重版，全书内容未作变动，只订正了排校的错漏。为了减轻读者的经济负担，作者建议并经我们同意抽掉了书后的图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哲学编辑室

1983年11月

目 次

一 龙飞凤舞	(2)
一 远古图腾	(2)
二 原始歌舞	(11)
三 “有意味的形式”	(14)
二 青铜饕餮	(31)
一 狞厉的美	(31)
二 线的艺术	(38)
三 解体和解放	(42)
三 先秦理性精神	(47)
一 儒道互补	(47)
二 赋比兴原则	(52)
三 建筑艺术	(58)
四 楚汉浪漫主义	(64)
一 屈骚传统	(64)
二 琳琅满目的世界	(69)
三 气势和古拙	(78)
五 魏晋风度	(81)
一 人的主题	(81)
二 文的自觉	(91)
三 阮籍和陶潜	(96)
六 佛陀世容	(102)
一 悲惨世界	(102)
二 虚幻颂歌	(109)
三 走向世俗	(113)
七 盛唐之音	(119)

一	青春、李白	(119)
二	音乐性的美	(128)
三	杜诗颜字韩文	(131)
八	韵外之致	(139)
一	中唐文艺	(139)
二	内在矛盾	(144)
三	苏轼的意义	(152)
九	宋元山水意境	(157)
一	缘起	(157)
二	“无我之境”	(161)
三	细节忠实和诗意追求	(166)
四	“有我之境”	(170)
十	明清文艺思潮	(177)
一	市民文艺	(177)
二	浪漫洪流	(183)
三	从感伤文学到《红楼梦》	(190)
四	绘画与工艺	(195)
结 语	(200)

中国还很少专门的艺术博物馆。你去过北京天安门前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吗？如果你对那些史实并不十分熟悉，那么，作一次美的巡礼又如何呢？那人面含鱼的彩陶盆，那古色斑斓的青铜器，那琳琅满目的汉代工艺品，那秀骨清像的北朝雕塑，那笔走龙蛇的晋唐书法，那道不尽说不完的宋元山水画，还有那些著名的诗人作家们屈原、陶潜、李白、杜甫、曹雪芹……的想象画像，它们展示的不正是可以使你直接感触到的这个文明古国的心灵历史么？时代精神的火花在这里凝冻、积淀下来，传留和感染着人们的思想、情感、观念、意绪，经常使人一唱三叹，流连不已。我们在这里所要匆匆迈步走过的，便是这样一个美的历程。

那么，从哪里起头呢？

得从遥远得记不清岁月的时代开始。

一 远古图腾

中国史前文化比过去所知有远为长久和灿烂的历史。七十年代浙江河姆渡、河北磁山¹、河南新郑²、密县³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陆续发现，不断证实这一点。将近八千年前，中国文明已初露曙光。

上溯到旧石器时代，从南方的元谋人到北方的蓝田人、北京人、山顶洞人，虽然像欧洲洞穴壁画那样的艺术尚待发现，但从石器工具的进步上可以看出对形体性状的初步感受。北京人的石器似尚无定形，丁村人则略有规范，如尖状、球状、橄榄形……等等。到山顶洞人，不但石器已很均匀、规整，而且还有磨制光滑、钻孔、刻纹的骨器和许多所谓“装饰品”：“装饰品中有钻孔的

1 《河北磁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考古》1977，第6期。

2 《河南新郑裴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8，第2期。“就三个数据的情况来说，裴李岗遗址的年代，大致作7500年左右，恐怕是比较可靠的。”（李友谋、陈旭：《试论裴李岗文化》，《考古》1979，第4期）磁山稍晚于裴李岗，而远在仰韶文化前，“仰韶文化最早期的年代大约是6000年左右”（同上）。

3 《河南密县裴沟北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9，第5期。

小砾石、钻孔的石珠，穿孔的狐或獾或鹿的犬齿、刻沟的骨管、穿孔的海蚶壳和钻孔的青鱼眼上骨等，所有的装饰品都相当精致，小砾石的装饰品是用微绿色的火成岩从两面对钻成的，选择的砾石很周正，颇像现代妇女胸前配带的鸡心。小石珠是用白色的小石灰岩块磨成的，中间钻有小孔。穿孔的牙齿是由齿根的两侧对挖穿通齿腔而成的。所有装饰品的穿孔，几乎都是红色，好像是它们的穿带都用赤铁矿染过¹。这表明对形体的光滑规整、对色彩的鲜明突出、对事物的同一性（同样大小或同类物件串在一起）……有了最早的朦胧理解、爱好和运用。但要注意的是，对使用工具的合规律性的形体感受和所谓“装饰品”上的自觉加工，两者不但有着漫长的时间距离（数十万年），而且在性质上也是根本不同的。虽然二者都有其实用功利的内容，但前者的内容是现实的，后者则是幻想（想象）的；劳动工具和劳动过程中的合规律性的形式要求（节律、均匀、光滑等）和主体感受，是物质生产的产物；“装饰”则是精神生产、意识形态的产物。尽管两者似乎都是“自然的人化”和“人的对象化”，但前者是将人作为超生物存在的社会生活外化和凝冻在物质生产工具上，是真正的物化活动；后者则是将人的观念和幻想外化和凝冻在这些所谓“装饰品”的物质对象上，它们只是物态化的活动。前者是现实的“人的对象化”和“自然的人化”，后者是想象中的这种“人化”和“对象化”。前者与种族的繁殖（人身的扩大再生产）一道构成原始人类的基础，后者则是包括宗教、艺术、哲学等胚胎在内的上层建筑。当山顶洞人在尸体旁撒上矿物质的红粉，当他们作出上述种种“装饰品”，这种原始的物态化的活动便正是人类社会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开始。它的成熟形态便是原始社会的巫

¹ 贾兰坡：《“北京人”的故居》第41页。

术礼仪，亦即远古图腾活动。

“在野蛮期的低级阶段，人类的高级属性开始发展起来。……想象，这一作用于人类发展如此之大的功能，开始于此时产生神话、传奇和传说等未记载的文学，而业已给予人类以强有力的影响。（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追溯到山顶洞人“穿带都用赤铁矿染过”，尸体旁撒红粉，“红”色对于他们就已不只是生理感受的刺激作用（这是动物也可以有的），而是包含着或提供着某种观念含义（这是动物所不能有的）。原始人群之所以染红穿带、撒抹红粉，已不是对鲜明夺目的红颜色的动物性的生理反应，而开始有其社会性的巫术礼仪的符号意义在。也就是说，红色本身在想象中被赋予了人类（社会）所独有的符号象征的观念含义；从而，它（红色）诉诸当时原始人群的便不只是感官愉快，而且其中参与了，储存了特定的观念意义了。在对象一方，自然形式（红的色彩）里已经积淀了社会内容；在主体一方，官能感受（对红色的感觉愉快）中已经积淀了观念性的想象、理解。这样，区别于工具制造和劳动过程，原始人类的意识形态活动，亦即包含着宗教、艺术、审美等等在内的原始巫术礼仪¹就算真正开始了。所以，如同欧洲洞穴壁画作为原始的审美——艺术，本只是巫术礼仪的表现形态，不可能离开它们独立存在一样；山顶洞人的所谓“装饰”和运用红色，也并非为审美而制作。审美或艺术这时并未独立或分化，它们只是潜藏在这种种原始巫术礼仪等图腾活动之中。

遥远的图腾活动和巫术礼仪，早已沉埋在不可复现的年代之

1 关于巫术（Magic 或译“魔法”）与宗教的异同，关于巫术、神话（Myth）、礼仪（Rite）、图腾（Totem）之间的相互关系、先后次序、能否等同诸问题，本书均暂不讨论。

中。它们具体的形态、内容和形式究竟如何，已很难确定。“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也许只有流传下来却屡经后世歪曲增删的远古“神话、传奇和传说”，这种部分反映或代表原始人们的想象和符号观念的“不经之谈”，能帮助我们去约略推想远古巫术礼仪和图腾活动的面目。

在中国的神话传说序列中，继承燧人氏钻木取火（也许能代表用火的北京人时代吧？）之后的，便是流传最广、材料最多也最出名的女娲伏羲的“传奇”了：

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说文》）

往古之时 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
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淮南鸿烈·览冥训》）

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太平御览》七十八卷引《风俗通》）

女娲祷祠神祈而为女媒，因置婚姻。（《绎史》引《风俗通》）

宓戏氏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尸子·君治》）

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近取诸身，远取于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比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易系辞》）

伏者，别也，变也。戏者，献也，法也。伏羲始别八卦，以变化天下，天下法则，咸伏贡献，故曰伏羲也。（《风俗通义·三皇》）

……………

从“黄土作人”到“正婚姻”（开始氏族外婚制？），从“以佃以渔”到“作八卦”（巫术礼仪的抽象符号化？），这个有着近百万年

时间差距的人类原始历史，都集中地凝聚和停留在女娲伏羲两位身上（他们在古文献中经常同时而重迭¹）。这也许意味着，他们两位可以代表最早期的中国远古文化？

那末，“女娲”“伏羲”到底是怎么样的人物呢？他们作为远古中华文化的代表，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如果剥去后世层层人同化了的面纱，在真正远古人们的观念中，它们却是巨大的龙蛇。即使在后世流传的文献中也仍可看到这种遗迹：

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山海经·大荒西经·郭璞注》）

燧人之世，……生伏羲……人首蛇身。（《帝王世纪》）

女娲氏……承庖羲制度，……亦蛇身人首。（同上）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远古传说中的“神”、“神人”或“英雄”，大抵都是“人首蛇身”。女娲伏羲是这样，《山海经》和其他典籍中的好些神人（如“共工”、“共工之臣”等等）也这样。包括出现很晚的所谓“开天辟地”的“盘古”，也依然沿袭这种“人首蛇身”说。《山海经》中虽然还有好些“人首马身”、“豕身人面”、“鸟身人面”，但更突出的仍是这个“人首蛇身”。例如：

凡北山经之首，自单狐之山至于隄山，凡二十五山，五千四百九千里，其神皆人面蛇身。（《山海经·北山经》）

凡北次二经之首，自管涔之山至于敦题之山，凡十七山，五千六百九十里，其神皆蛇身人面。（同上）

凡首阳山之首，自首山至于丙山，凡九山，二百六十七

¹ 如《庖羲》“始嫁娶以修人道”（《拾遗记》）：“伏羲制脍皮嫁娶之礼”（《世本》）。所谓伏羲、女娲兄妹为婚，可能反映的血族群婚制（也可能是阴（黑夜）阳（白天）观念的神话阶段，也可能是列维·斯特劳斯讲的所谓同胞双生子的神话，而所谓“正婚姻”、“置姓氏”，则可能反映开始了族外婚制。有了民族的社会组织

里，其神状皆龙身而人面。（《山海经·中山经》）¹

这里所谓“其神皆人面蛇身”，实即指这些众多的远古氏族的图腾、符号和标志。《竹书纪年》也说，属于伏羲氏系统的有所谓长龙氏、潜龙氏、居龙氏、降龙氏、上龙氏、水龙氏、青龙氏、赤龙氏、白龙氏等等。总之，与上述《山海经》相当符合，都是一大群龙蛇。

此外，《山海经》里还有“烛龙”“烛阴”的怪异形象：

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是谓烛龙。（《山海经·大荒北经》）

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山海经·海外北经》）

1 闻一多《伏羲考》中“将山海经里所见的人面蛇身或人面龙身的神列一总表如下”（厚按：可注意的是，人面蛇身（或龙身）在北、西、南均甚多，唯东较少）：

中	《中山经》（次十）	首山至丙山诸神	皆龙身人面
南	《南山经》（次三）	天吴之山至南禺之山诸神	皆龙身人面
	《海内经》（南方）	延维	人首蛇身
西	《西山经》（次三）	鼓	人面龙身
	《海外西经》	轩辕	人面蛇身尾交首上
北	《北山经》（首） （次二）	单狐之山至崑崙山诸神 管涔之山至敦题之山 诸神	皆人面蛇身 皆蛇身人面
	《海外北经》又 《大荒北经》	烛龙（烛阴）相柳 （相繇）	人面蛇身赤色九首 人面蛇身自环色青
	《海内北经》	贰负	人面蛇身
东	《海内东经》	雷神	龙身而人头

这里保留着更完整的关于龙蛇的原始状态的概念和想象。章学诚说《易》时，曾提出“人心营构之象”，这条巨大龙蛇也许就是我们的原始祖先们最早的“人心营构之象”吧。从“烛龙”到“女娲”，这条“人面蛇身”的巨大爬虫，也许就是经时久远悠长，笼罩在中国大地上许多氏族、部落和部族联盟一个共同的概念体系的代表标志吧？

闻一多曾指出，作为中国民族象征的“龙”的形象，是蛇加上各种动物而形成的。它以蛇身为主体，“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毛，鬣的尾，鹿的脚，狗的爪，鱼的鳞和须。”（《伏羲考》）这可能意味着以蛇图腾为主的远古华夏氏族、部落，不断战胜、融合其他氏族部落，即蛇图腾不断合并其他图腾逐渐演变而为“龙”。从烛阴、女娲的神怪传说，到甲骨文中的有角的龙蛇字样¹；从青铜器上的各式夔龙再到《周易》中的“飞龙在天”（天上）、“或饮于渊”（水中）、“见龙在田”（地面），一直到汉代艺术（如马王堆帛画和画象石）中的人首蛇身诸形象，这个可能产生在远古渔猎时期却居然延续保存到文明年代，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量，长久吸引人们去崇拜、去幻想的神怪形象和神奇传说，它始终是那样变化莫测，气象万千，不正好可以作为我们远古祖先的艺术代表？

神话传说毕竟根据的是后世文献资料。那末，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那个人首蛇身的陶器器盖，也许就是这条已经历

1 《太平御览》929卷引《归藏》：“昔夏后启上乘龙飞以登于天。”《山海经·大荒西经》：“……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开筑口鲧死……化为黄龙”。《帝王世纪》：“夏后氏，姒姓也，母曰修巳”。姒、巳，均蛇也。看来，夏部族或部族联盟很可能与蛇—龙图腾传统有关。

2 “最早的龙就是有角的蛇，以角表示其神异性，甲骨文金文中所见的龙字都是如此。”（刘敦愿：《马王堆西汉帛画中的若干神话问题》，《文史哲》1978年第4期）

时长久的神异龙蛇最早的造型表现？

你看，它还是粗陋的，爬行的，贴在地面的原始形态。它还飞不起来，既没有角，也没有脚。也许，只有它的“人首”能预示着它终将有着腾空而起翩然飞舞的不平凡的一天？预示着它终将成为中国西部、北部、南部许多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一个主要的图腾旗帜而高高举起、迎风飘扬？

……

与龙蛇同时或稍后，凤鸟则成为中国东方集团的另一图腾符号。从帝俊（帝喾）到舜，从少昊、后羿、蚩尤到商契，尽管后世的说法有许多歧异，凤的具体形象也传说不一，但这个鸟图腾是东方集团所顶礼崇拜的对象却仍可肯定。关于鸟图腾的文献材料，更为丰富而确定。如：

凤，神鸟也。天老曰，凤之象也：鸿前麤后，蛇颈鱼尾，鹳颡鸳思，龙文龟背，燕颌鸡喙，五色备举，出于东方君子之国……。（《说文》）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商颂》）

大荒之中，……有神九首，人面鸟身，名曰九凤。（《山海经·大荒北经》）

有五彩之鸟，……惟帝俊下友，帝下两坛，彩鸟是司。（《山海经·大荒东经》）

与“蛇身人面”一样，“人面鸟身”、“五彩之鸟”、“鸾鸟自歌，凤鸟自舞”，在《山海经》中亦多见。郭沫若指出：“玄鸟就是凤凰”，“‘五彩之鸟’大约就是卜辞中的凤”。（《青铜时代·先秦天道观的发展》）正如“龙”是蛇的夸张、增补和神化一样，“凤”也是这种鸟的神化形态。它们不是现实的对象，而是幻想的对象、观念的产物和巫术礼仪的图腾。与前述各种龙氏族一样，也有各种鸟氏族（所谓“鸟名官”）：“…少皞摯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

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鸣鳧氏司马也，鸛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鹁鸠氏（均鸟名）司事也。”（《左传·昭公十七年》）以“龙”、“凤”为主要图腾标记的东西两大部族联盟，经历了长时期的残酷的战争、掠夺和屠杀，逐渐融合统一。所谓“人面鸟身，践两赤蛇”（《山海经》中多见），所谓“庖羲氏，风姓也”，可能即反映着这种斗争和融合？从各种历史文献、地下器物 and 后人研究成果来看，这种斗争融合大概是以西（炎黄集团）胜东（夷人集团）而告结束。也许，“蛇”被添上了翅膀飞了起来，成为“龙”，“凤”则犬体无所改变，就是这个原故？也许，由于“凤”所包含代表的氏族部落大而多得为“龙”所吃不掉，所以它虽从属于“龙”，却仍保持自己相对独立的性质和地位，从而它的图腾也就被独立地保存和延续下来？直到殷商及以后，直到战国楚帛画中，仍有在“凤”的神圣图象下祈祷着的生灵。

龙飞凤舞——也许这就是文明时代来临之前，从旧石器渔猎阶段通过新石器时代的农耕阶段，从母系社会通过父系家长制，直到夏商早期奴隶制门槛前，在中国大地上高高飞扬着的史前期的两面光辉的、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图腾旗帜？

它们是原始艺术——审美吗？是，又不是。它们只是山顶洞人撒红粉活动（原始巫术礼仪）的延续、发展和进一步符号图象化。它们只是观念意识物态化活动的符号和标记。但是凝冻在、聚集在这种种图象符号形式里的社会意识、亦即原始人们那如醉如狂的情感、观念和心里，恰恰使这种图象形式获有了超模拟的内涵和意义，使原始人们对它的感受取得了超感觉的性能和价值，也就是自然形式里积淀了社会的价值和内容，感性自然中积淀了人的理性性质，并且在客观形象和主观感受两个方面，都如